

B L A C K H U M O 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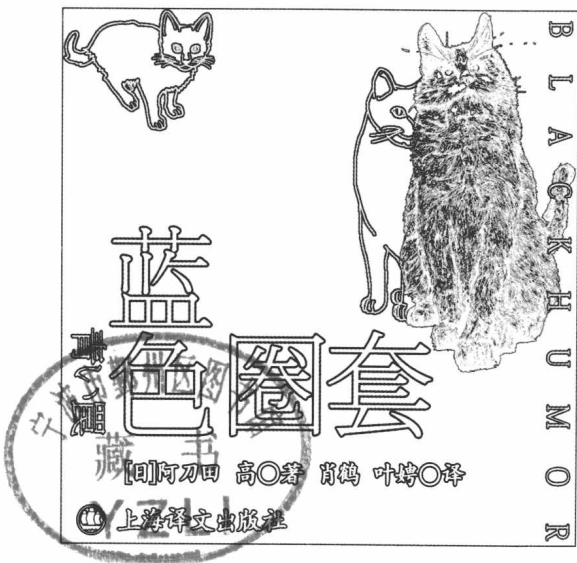
蓝色圈套

惊悚

[日]阿刀田高◎著 肖鹤叶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YZLI08901189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圈套 / (日)阿刀田高著;肖鹤,叶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27-5607-0

外文书名:青い罠

I. ①蓝… II. ①阿… ②肖… ③叶…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8851号

Copyright©2012 by Takashi Atoda

简体中文版由阿刀田高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1-056号

蓝色圈套

[日]阿刀田高/著 肖鹤 叶娉/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01,000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607-0/I·3288

定价:23.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3218653

目 录

隔壁的女人 / 002

祸福 / 022

豪赌夫人 / 036

干鱼与漏电 / 062

谎言 / 078

危险的图画书 / 090

养猫的女人 / 108

不适合女人的工作 / 126

不灵验的占卜 / 144

故乡 / 162

好运的男人 / 174

自作解说 / 194

作品赏析 / 200 宫部美雪

隔壁的女人

可把仇说
给国保弄YJ里切说由谁保送区署。
和其余的人家都隔着空地或是隔着围墙保持着距离，只这两家相新而面。
最厚的文是一抹小绿。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江尻恭子正在客厅的桌子上记录家里的开支呢。

——会是谁呢？

她斜瞟了一眼时钟。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她把合计好的金额记在便条上，起身蹬开椅子。

只有母女二人的生活，虽说没有什么大的值得记录的收支项目，但还是在离婚后延续了这个结婚为期五年多的习惯。只要记上账，不把每一块钱都对得清清楚楚，恭子心里就放不下。从儿时起就是这种一丝不苟的个性。

刚站起身铃声就停住了。

——真讨厌！

刚才还坐在身边看电视的麻理绘也不知什么时候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她现在上小学五年级，明年就该报考某所有名的私立中学了。孩子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或许对孩子来说，处于稍微有些挫折的环境下，她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更加懂事。

正要继续记账，电话铃声又响了，这回马上抓起了话筒。

“喂喂，我是江尻。”

“喂喂……”

电话那边传来了怯生生的女人的声音。

“喂，我是江尻。”

略带愠色地再次通报了名字。

“是恭子吗？”对方问。

好像不是工作或PTA（家长教师联谊组织）方面关系的人。

“啊……”

“太好了！昨天我也打过电话。真是恭子吧？”

“请问您是哪位？”

一边揣测着电话那边声音的抑扬顿挫，一边回问对方。

这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想不起来了。不像是平常熟识的人啊。

不会是学生时代的朋友吧。

“我是桑田呀，桑田晴美。”

对方的声音略带兴奋。

“啊，好久不见了。前一阵儿还收到了你寄来的明信片……你还好吗？”

正如自己所预料的那样。虽然对桑田这个姓印象不是太深，但她一说是晴美，马上眼前就浮现出那个肤色白皙的脸庞。总是互相称呼为“小白孩儿”、“小黑孩儿”——当然恭子是“小黑孩儿”了，小时候长得黑瘦黑瘦的。

“小白孩儿”的那位，似乎是生下来的时候老天忘记加进那么一把黄色的颜料。那是在日本人里属于少见的白白的肤色。但也不是生病时苍白的脸色。白里泛红，很漂亮。不知有多少次羡慕过她。

“嗯，挺好的。”

她身体挺不错的，倒是黑黝黝看起来健康的恭子体质有些弱。

“现在，你是从家里打来电话的吗？”

“喔，不是。”

那是从哪儿打来的？本想她能马上说，晴美却沉默了一会儿。从听筒那边传来像是汽车喇叭的鸣笛声。

“你在外面吗？”

“在外面呢。”

她慢吞吞地回答。

——这很像晴美。

好像凝视着远方似的，恭子浮想起那飘忽不定的眼神，那是晴美的特点。老天好像不光忘记添加一把黄色颜料。从中学到高中两人一直都是一个班级，她不算是成绩好的女学生。总是在低空飞行，做什么好像是在什么地方缺个螺丝钉似的。两个人的谈话也很难说得上投缘，也有时候只是被问到什么就回答什么。她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和班主任老师不合被刁难了，有一段时间得了神经官能症休过学。

但是她画画得好，对色彩的感觉很强。长大后总是穿着搭配得体且有品位。

恭子和她是截然不同类型的女孩子，但也因为如此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敌对意识，相处得很好。有时袒护对方的立场，相互关系很亲密。虽是这么说，可一毕业互相就没有了联系……

一个月前突然收到了晴美寄来的明信片，多半是从班里其他同学那儿打听到恭子的地址吧。在设计精美的明信片上写有熟悉的字体，用绿色墨水写着“我们近期见个面吧。”

——这家伙，还保留着学生时代少女的情怀。

那张明信片也不知被放到哪儿去了。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车站旁边的公用电话亭。”

“哪个车站？”

“叫樱上水吧。”

“噢，那不就在我家附近吗？”

恭子住的那栋公寓离樱上水车站不远，走路七八分钟就能到，恭子总是从那里乘坐京王线到市中心的食物研究所上班。虽然家里有车，但上班的时候不开。

“果然是这样。太好了！我是看地图找到的，挺厉害的吧。”

最后那句“挺厉害的吧”可不像是开玩笑的口吻，她真是想求得别人的表扬。

但这也不过分，晴美确实没有什么方向感。只凭着个地址看地图找到这里，放在以前的晴美身上是不敢想象的。这一点是不是也说明晴美确实长大了？

几年前她还是独身，改了姓的话是不是因为结婚了……可以这么推测吧。就这一两年她遇到了意中人了。结婚结得也够晚了……唉，也不是说结得越早就是什么好事。

实证比道理更有说服力。恭子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可也没得到什么好结果。

“是在站前的电话亭吗？”

“不是，是卖糖炒栗子店的那边。去你家的话会打扰吗？”

“现在吗？”

“可以吗？我真不愿意回家。”

“你家应该在柿木坂方向吧，目黑的……”

看着明信片上的地址，

——住的地方挺不错嘛。

恭子这么想着。

“是的。嗯，求求你了。我有事和你相谈。你丈夫不是不在吗？”

看来她知晓恭子离婚的事。

的确，在恭子和女儿两个人的生活里没那么多介意的地方，但是多年未见，突然在晚上九点后到人家里拜访，还是有点儿说不过去吧。

另外，那种你丈夫也不在“怎么都无所谓”的口气，听起来还是让人心里不舒服。但对晴美来说，这些都不太在意。

她是没什么恶意，可也够任性的了。越和她计较越是钻牛角尖儿，还是大度些吧。

“啊，是这样……都过了九点了。”

“我没事儿的。”

既然都到了家门口儿，总不至于把人赶走吧。正好明天是星期六，恭子上班的食品研究所也休息。时间方面也不是不能和老朋友彻夜长谈。

“那你过来吧。”

“太好了。要是被你拒绝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在电话里详细告诉了她往公寓走的路线。好在路还不是那么复杂，可以说顺着一条路走就能找到，几乎不会迷路。

“那我在家等你了。”

恭子放下电话，拾掇了下客厅，告诉麻理绘要来客人了。

“谁呀？”

“是妈妈上学时的朋友，你不认识。”

“嗨，很少见啊。”

“你得礼貌地过去打个招呼啊。”

“嗯。”

又去厨房把水烧上。

——还有四块“aile dore”牌的点心里。

本打算和麻理绘两个人分两次吃掉的，正好拿这个招待晴美。

——这个时间她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呢？

说是找我有事相商，不会是什么好事情吧。总是摸不透晴美话里的意思，要想完全理解她说的话还真得花一番工夫。

——她应该不会走错路吧。

拉开了窗帘朝楼下的路看去。

有个牵着狗的人影过去了。

斜对面的那栋大型公寓，最近开始有人搬进来住。到处散发着明亮的灯光，看着不像是那种廉价的房子。

——都是什么样的人住在里面呢？

看的这会儿工夫有一盏灯熄灭了。在那扇窗户里，会有幸福的人家，也会有不幸的人家吧。

正开始在客厅转动咖啡研磨机的时候，门铃响了。

“晚上好。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啊？”

在门外晴美用手指着问。好像一年到头都会见面似的……

好久没见过晴美了，多少看起来脸上有些岁月的痕迹，还是那么白，有点儿孩子气。穿着一条近乎黑色深蓝底的洒满红色花朵图案的连衣裙，细看那些花朵宛如嘴唇，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息。这种新颖的款式，恭子是绝对不会穿出去的。

“怎么了？”

带着探视的眼神问道。

“噢，没什么。”

“右边的房子还空着呢，另外一边住的是普通的工薪族。”

“他太太呢？”

“好像是个老师。你快进屋吧。真是好多年没见了！”

晴美锁上房门，脱下黑色翻毛皮鞋进了屋。

“请进。”

“嗯。”

她好奇地环视了一下四周，轻轻地坐在了椅子上。

“有多少年没见了呢？”

“真是的，确实有好多年了……大家都还好吗？”

“大家，指谁呢？孩子挺好的。你知道我离婚的事儿吧。”

“听说了。”

“我母亲呢，还好吧，身上总是这儿那儿不舒服。父亲去世都七年了。哦，吃点心，我记得你不是很喜欢甜食吗？”

倒了杯咖啡，连同点心一块递到了晴美面前。

“你也挺不容易的啊！”

她深有感慨地安慰着我，但总觉得这话从晴美的口中说出，就是差那么一拍不对劲儿。

“你是说我前夫吗？那个不着调儿的人，我早就不在乎了。我在叔父任职理事长的研究所找到了工作。好在还有些抚养费。这样我觉得心情挺舒畅的。”

“好羡慕你呀！”

“不说这些，你是已经结婚了吗？”

“嗯。”

晴美翘起无名指和小指端起杯子。那红色的指甲油，好像白色的手指上闪耀的红宝石似的。这是晴美的生日石。过了七月，晴美和恭子就都三十三岁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啊？”

“什么？”

“结婚啊。”

“啊，是啊。嗯，去年……不是，是前年。”

“噢，有孩子吗？”

“还没有。”

“你是在服装设计师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吧。”

恭子记忆中晴美考上了女子美术大学的服饰专业，暂时在名叫MAKI水野的设计师那儿做时装专卖店的店员。而恭子二十多岁的时候忙着结婚，生孩子，养孩子，再加上夫妻不离婚了婚，一直都没闲着。

也顾不上主动和老朋友联系了。

“可不是嘛。我在那家店的时候，你还经常光顾买西服套装呢。”

“瞎说。你们那儿的西服贵得很，还是最时髦的款式。对我来说可难以承受哦。”

“啊，是这样。”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晴美的消息了，听人说好像是身体哪儿不太好，现在应该彻底痊愈了吧。

“得病了吗？”

“什么病呀？”

“听说你住院了，不是你吗？”

“以前的熟人和我见面都会问起来这件事，可能因为有一次我得了盲肠炎没去成同学聚会吧……”

“啊，是这样。你身体挺好的，要说你得病我还觉得有点奇怪呢。”

“还是住公寓好啊。”

她伸长脖子朝厨房那边看去。

“也不是那样。”

“你白天做什么？”

“上班呀。在食品研究所。”

“那么，这里白天没人吗？”

“是呀，直到我女儿放学回来前。”

“把门一锁，也挺安全的啊。”

“安全不安全的不好说。就是我这儿进来了小偷，也没什么可偷的东西。吃点心吧。”

“嗯，真好吃。”

孩子那屋门开了，麻理绘走了出来。

“这是我女儿麻理绘。”

“晚上好！”

麻理绘边说边深深地行了个礼。

“你的孩子吗？都这么大了。”

晴美也恭恭敬敬地还了个礼，两人好像学校里开文娱会时的样子……

“她过来和你打个招呼。来，你把这块点心拿走吧。咖啡你千万不能喝。”

麻理绘在厨房喝了口水，把盛着点心的碟子端走了。

边看着女儿过去，恭子边把话题转移到晴美的近况上。

“噢，你先生也是服饰方面的人士吗？”

——这个人，总是慢慢腾腾的。

毕竟七八年没见了，她若不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告诉自己，心神就难以安定下来。说什么，如何导入话题你还不知道吗？要是懂得要领的人，早就简明扼要地五分钟就把话说完了。

“不是的。”

“那是哪方面的？”

晴美用叉子把包点心的锡箔纸小心翼翼地折好，然后又用手指叠成正方形。

“建筑方面。”

“噢，是建筑师啊。”

“在建设厅工作……”

“那是公务员喽。”

“你说对了。”

恭子一边看着对方的表情，一边在脑子里遐想。

——这女人能成为公务员合格的老婆吗？

还有一点让人想不明白。她先生若是公务员，多半属于那种正经八百、认真、习惯过着朴素生活的人。如果住在政府公务员宿舍的话，她和周围邻居的相处也不是件容易事……

——今天晚上这身衣服就过于艳丽，非得招人嫌弃不可……

晴美拽过自己的手提包，在征得恭子的同意后，才点上一支烟抽起来。从她的动作来看，平素对周围的人一向多有顾虑，只有别人没意见时她才吸烟的……

“你们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吗？”

晴美属于男人喜欢的类型。她到三十岁还单身是有点儿让人感到意外。可能男人一旦要结婚，都会选择性格更稳健的女人吧……

“不是。”

“那么，你们是相亲？”

“我认识的一个人给介绍的……介绍人已经去世了……”

“噢。”

啊，是这样。她是在媒人安排下结的婚，不巧媒人却死了，以后连个诉苦的地方都没了……

——比如说，她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恭子忍不住往那方面设想。男人都是花心的，恭子的前夫可以说不是一般的好色。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女人出现，引起新一轮的纠纷。

——但是，公务员该不会做出那种事吧？

也不都是这方面的矛盾。

“他人非常好。”

晴美的脸上露出了天真无邪的表情。

她耸起肩，满面带笑地津津乐道起自己的爱人。

哎，怎么都好。因为是晴美，就不会对她较真了。恭子不是那种嫉妒朋友幸福、小肚鸡肠的人。

“那不是挺好的吗？”

“他对我可温柔了。星期天休息时把洗衣服也都给包揽了。”

“那不是一般。”

“做饭也是，同样是照书上学，他比我做的好多了。”

“我也做呀，就是我工作太忙了。”

还有什么情况没问到？无形中感觉她在做什么工作……

“你做什么呢？”

“病好后，又继续做服饰方面的工作……”

“还在水野的那家店吗？”

提到晴美过去工作的店的名字。

“没有。我对那里已经厌倦了，那儿的人都不友好。这方面，现在的店就好极了。我喜欢摆弄那些衣服，总想什么时候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说起晴美的才能，的确在服饰方面表现不俗。但是不管多喜欢，能不能把这做成生意还是两码事。做生意七八成靠的是金钱方面的头脑。

——好像有点儿勉强。

还有……晴美不像是那种能够把工作和家庭两不误的人。虽然她先生温柔体贴，也都有个限度。要是自以为是可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了。

“对人温柔虽然是最难得的……”

话刚说了半截儿，晴美就把话抢了过去。

“可不是嘛。我们经常一起散步，走到河边，手牵着手。天色暗下来，他还会突如其来地亲我一下，对我情意绵绵的……”

“那可够亲密的了。”

恭子脑中浮现出比实际年龄年轻的夫妻俩的模样。妻子肤色白皙，漂亮，说不出来什么地方还有点儿小鸟依人，非常可爱。这男人多是迷恋女人的才华才和她结的婚吧。可是，这位丈夫也有点儿不成大气候，喜欢做家务活儿……感觉就不是那种有才干的类型。老好人一个，帮着老婆干家务……岂止这样，哪里是帮帮忙啊，几乎替老婆包揽了洗衣做饭。晚饭后两个人出去散步，也不在意周围人怎么看，就和老婆黏黏糊糊的……唉，无所谓了，总比在外面搞女人强百倍。

“可他本分极了。”

“我明白。充满了幸福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晴美的脸色忽然沉了下来。眺望着远处，眼神中满是不安。

“在高轮公寓的那段日子是多么好啊……”

她小声嘀咕着。

好像还有什么没说的。

“不是一开始就住在柿木坂那儿啊。”

“嗯，一直住在高轮那边的公寓里。那地方只有六个榻榻米大和四个半榻榻米大的两个房间，外加个小厨房。因为住那儿，我还是第一次去公共浴池呢。”

“是不是有点儿脏啊。”

“没那回事儿。里面宽宽敞敞的，比公寓里的浴盆强多了。每天都像去温泉，和他一起踏着趺拉板儿去。”

“那怎么又搬到柿木坂去了？”

“这次是独门独院，我们盖了自己的房子。不太大……还有我的工作室呢。”

“多好的条件啊！”

多半是老公父母那边留下的地吧。也不能总是踏着趺拉板儿过着租住公寓的生活，有了地还是盖间自己的房子好啊。

“嗯……那样虽是不错，可附近的……”

总算是逼近了问题的核心。

恭子看了眼架子上方的时钟，十点四十分……

——没事儿吧？

那么痴情的丈夫一定翘首等待着她回家呢。

“你时间上可以吗？”

恭子一边续咖啡一边问道。麻理绘还在学习呢吧。

“没事。”

她透着微弱的气息小声说。

恭子把牛奶倒进杯子里搅成漩涡状，看着它渐渐溶成茶褐色，等